



□ 12  
904



大學中書  
得正堂  
大書中書  
信由山自  
得勇  
自正堂

# 中庸

# 大學

以聖人之教  
以聖人之教  
以聖人之教

大學  
中庸  
大學  
中庸



徂徠先生著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 大學解 中庸解

徂徠先生著

述書日記

明治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坪内雄虎氏寄贈

大學解中庸解二書世間有偽刻展  
轉書寫謬誤甚矣今此本刻物家考  
是之藏本四方之君子請以此為心

玉海堂梓  
群玉堂

## 大學解

大學者天子諸侯之都教人之官也天子曰辟雍  
諸侯曰頴宮天子命之教而後建焉大舊音泰劉  
音直帶反以博大聖人之學為義迂矣朱熹以大  
小學為義因劉音然大宰小宰大司徒小司徒皆  
大音泰小音少泰尊稱學以尊聖人之教少訓幼  
幼者之儀曰少儀則何必改音也至於以大人小  
子學問有異為說有大不然者矣蓋聞學宮有大  
小焉未聞學問之道有大小焉古所謂學學詩書

日本 物茂卿 著

門 12  
904  
卷

東京大學  
餘丁町百拾貳番地  
坪内雄虎藏



六藝而已矣。觀於內則十年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學射御，二十始學禮。論語游於藝，成於樂，則六藝豈小學所專事哉？賈誼所謂大節小節，大事小事者，特就詩書六藝量其力所能及，以爲授受之節也。如子游灑掃應對，少儀弟子職所載，及漢以字學爲小學，可以見已。何況本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本爲議論之言，而非必皆爲學之方乎？且所謂學宮有大小者，亦非庠序校塾之別名也。學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大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

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塾自塾，庠自庠，序自序，大學自大學，小學自小學，豈可混乎？小學旣近公宮，賈誼亦專言世子，則豈閭巷教人之所乎？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射也。養老鄉射之禮，所以明人倫也。古之教也，非如後世一以講義理爲教也。庠序學校所行之禮各殊，而其宮室之制因以不同。教之道本於古，故周兼存三代之舊，豈特異其名而已乎？大氏周衰，庠序學校之政廢，而後士始有越其竟游學者。秦漢以後，踵闕里稷下之遺，而黌舍廩員



廣養學士。豈先王舊制乎。朱熹廼不深考經傳。率以後世視三代。其序中所言大小學教法。皆其意見所造。非古也。不可從矣。蓋鄉庠術序。皆存乎先代之教。而國都之學。爲其統也。亦兼備其制焉。詩書禮樂。莫不皆藏其中焉。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此言學之兼備而皆藏也。雖然。教者

昉於堯舜。教之道。躬教爲上。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庠者養也。庠而曰虞庠。王制並舉先代養老之禮。而先有虞氏。是養老之禮。益昉於堯舜。故大學之教。雖備乎。亦莫尚焉。故此篇爲乞言合語之記。專言養老序齒禮之義。猶之冠昏燕聘鄉射之禮。有其義。而不直釋其義。依傍以言之者。亦乞言合語之體爲爾。且其旨。主人君以言之。本乎德焉。古之教爲爾。朱熹不修乎辭。昧乎古。廼以其所紉性理之說解之。主人人爲聖人言之。割裂補綴。紊亂古文。以成其說。不可從矣。夫經傳異辭。故



大學解  
孔子作十翼。猶且謂之傳。辭殊也。後人輯孔子言。孝者爲經。論語爲經。陋矣哉。故大學之爲書記也。非經也。非傳也。體裁殊也。古之著書以教人。人求於我者也。故其言之。俾思而得焉。孟子而後。我求於人者也。故其言之。務盡焉。韓愈祖孟子。而宋人宗之。故其修辭。蹊逕皆露。宜乎朱熹之不能讀古文辭也。故朱熹之解。雖若密乎古。莫有焉。今讀此篇。蓋其人取諸其所蘊積。滾滾乎以來也。若無倫焉。其言之。若弗相接焉。而其意獨至焉。以歸乎尚德粹如也。味其文。質於繫辭。而純於中庸。非孟子

而下所能辨也。是必七十子高第弟子所傳也。中有曾子言。亦必曾子之徒傳之。錄其師說於中者。古書所多有。不疑也。朱熹作章句。終不慊人意。後世奉其言者。猶且渙焉以叛。至於近歲。廼又有因辯其非。是遂併古大學而廢焉者。亦孔門罪人也。不佞懼焉。輒本古義。稽諸古言。謹遵戴氏所傳古大學之文。爲之解析。爲八章者如左。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此言天子諸侯所以建學宮。行養老等禮於其中。教人者。其意在務德焉。謂之道者。是禮卽先王之



大學解  
道也。明德猶顯德。對玄德言之。方舜之在下一鄉之士也。雖有聖德。民莫得識之。故書謂之玄德。幽闇之辭也。君上之德。崇高之位。民所具瞻。出一言。行一事。顯然乎天下。皆知之。難可隱蔽。故謂之明德。徵諸詩書左傳。皆爾。鄭玄以至德解之。蓋謂孝也。本諸孝經。至德要道。旁觀史傳。魏晉多稱孝友。爲至性。是必古專門學者相傳授之說。以明明德之教。孝弟云爾。其實非明德正訓也。朱熹虛靈不昧。無稽之言也。近歲又有以聖人之德。光輝發越。爲說者。亦坐不深考古義。皆不可從矣。明之者。施

諸行事以明示於民之謂也。古書明字皆爾。朱熹之解。磨而明之之謂。古者莫有是義。而出自程頤。天理人欲之說。乃佛氏真如無明之說耳。然佛氏以智爲德之至。則其義可通矣。程朱學必兼知行。德必具知仁。則其義終不成矣。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



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故人君躬養老齒於學。則民曉然以知吾君之德爲孝弟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安能不靡也。然以化乎。是人君之躬教也。此謂之明明德。大氏宗廟朝廷之上。非國人所與觀。而田獵於野。以習軍旅。不專於孝弟。唯大學之禮。以人君世子之尊。而與國人行之。其禮不以爵而以齒。如鄉人子弟。然學宮之制。環之水。以節觀者。則雖國人不與其

禮者。亦得縱觀之。故凡人君之行事。莫有不明其德者。而唯大學爲其至者。是以此篇特言之耳。它如易晉大象。自昭明德。亦以日出地上爲象。其義可見也。民者國人也。朱熹以家國天下總稱。非矣。夫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安得以民視之乎。大學禮義之所出。而名言之不正。古豈有是義乎。不可從矣。親之者。親愛而近之。儻其自相親睦。亦以親其上也。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祭義曰。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彊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故大學之禮。國人之賤者而人



君父事之。世子與之齒。是親近之而不敢遠之。又從而孝養之。親愛之至也。夫然後國人化之。而孝弟敬讓行乎下。百姓親睦。亦親其上如父母。此之謂親民。而程頤不識古文辭。誤以下文引作新民。而謂釋此文之言。妄改親爲新。殊不知新民者。革命之辭。而大學者。守成之君所奉也。豈有是言乎。不可從矣。止者居也。以身處于是也。又有止於是而不復它求之意也。至善者。贊嘆夫古聖人之道之辭也。王制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

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蓋古聖人之道。衆善之會。粹美之極。舉天下之善。莫以尚焉。故歷代聖王必建學宮以奉之。尊崇之至。比諸上帝宗廟者。若是。故雖孔子之聖。亦必以好古好學自道者。豈謙乎哉。爲其至善故也。至善它書所不見。而獨此篇言之者。亦爲學宮故也。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



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此言養老之禮爲衆善之會。粹美之極也。夫氓之蚩蚩。唯上是視。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然其或

不合於古聖人之道也。則識者病諸夫古聖人秉聰明睿知之德。仁覆天下。澤被萬世。人孰不識其道爲至善也。然三代革命。損益異尚。雖古聖人之制。亦有所不遵焉者。故古聖人行之。而我先王不行之。則民有惑諸。先王行之。而今王不行之。則民亦有惑諸。今以人君世子之尊。而躬事國人之賤者。以行古聖人之禮。處之不疑。古聖人之道所藏而尊崇之至。比諸郊廟也。則民曉然以知孝弟之德爲天下至善。而不復它求。是其教之化。安能不流乎。此謂之止於至善。乃一民心志之道也。朱熹



廼以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為皆為學之方。而謂至善者事理當然之極。此使人人自求至善於事物之理也。夫宇宙以來。歷數千年。數十聖人。竭其心力。極其知巧。建之道。故謂之至善。而欲以一旦之知驟得之。豈非凡人而奪聖人之權乎。非僭則妄。亦不自揣之甚也。夫人君建學以一民心志。是謂止於至善。而逞其私智以亂之。議論紛興。是非蠱涌。天下由是騷然。毫釐千里之差。不容不慎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承上文止於至善而言其效也。后後通下同。定者謂民心志定乎一也。言人覩其君躬行養老之禮。以至尊處乎子弟之職。而不復疑焉。嚴重之若此。其至焉。於是乎以知夫古聖人之道。孝弟之德。為天下至善矣。夫然後其心志定於一。而不復它求也。靜者謂不擾亂也。民心志定於一。則莫有左道邪說之惑也。安者謂安其教也。學記所謂安弦安詩安禮安其學之義也。莫有左道邪說之惑。而後能安於詩書禮樂之教學之力。習之熟也。慮者謂出謀發慮也。能安於先王之教學之力。習之熟。



而後可以出謀發慮。此學優而仕者之事也。得者謂得其所慮也。天下事變無窮。故雖學先王之道。然苟不能出謀發慮乎。則安能事皆莫有所失哉。心志之定。上之所使也。故曰有靜安慮得。則在學者矣。故曰能按養老之禮。教之大者。廣被諸國人。而至於士子之在學焉者。則必從事詩書禮樂之教矣。故此復言安其教也。蓋孝弟者為仁之本。詩書禮樂必依於仁。故二者之相得。若是乎爾。大學之道。主人君言之。而學士之期成。迺止於出謀發慮。以供其職。亦若是乎爾。此篇之言。可謂周悉。豈

中庸孟子所能及乎。朱熹以知止為窮理之效。乃欲見定靜安慮得於心思之際。是其自以為精微者已。古人之言。未有若是瑣瑣焉者已。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上言人君教人之道。此言學者為學之方。迺師氏大司成等之事也。物者道之一節。聖人建而名焉。可執而有之。如有一物。然師以此教之。弟子以此學之。非後世漫然以義理教人者比矣。六藝亡失。其詳也。弗可聞焉。然其一二存焉者。如周禮鄉三物。都其大者也。射五物。其小者也。它如左傳禮之



善物。祭統。夫祭之爲物。孟子舜明於庶物。萬物皆備於我矣。皆是也。事者有所事事也。謂爲之也。本末與始終不同。如鄉三物。德行爲本。六藝爲末。然稽諸內則。學之必由六藝始。段如仆樹。根其本也。然必先伐其條幹。而後及其根。不爾。莫有所施其功矣。是自然之勢也。故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本德也。然學焉者。其所事事必有始終。苟能先其始。後其終。循序以進。庶可以適道。故曰近道。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凡言近者。皆爲學之方也。它書如中庸孟子。

皆孔門遺言。然其人勇於救時。急於持論。故其言舉此以廢彼者。時或有之矣。此篇之言。迺周物弗遺哉。朱熹曰。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果其言之是乎。物有本末。一言足矣。且明言脩身爲本。迺先格物者何也。

右第一章言大學之教備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



大學解  
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始言為學之方。先格物也。首言齊此承上章事。有終始。言為學之方。先格物也。首言古者。格物。古聖人之教也。上唯曰明明德者。天子諸侯皆建大學也。此曰於天下者。舉天下以盡乎大也。天子之德。施諸行事。用諸家國。以示天下。天下化之。孝悌成俗。王者之極功也。此謂之明明德於天下。國者王畿也。天下之本在國。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家者。王之宮中。以包宗族也。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身者己也。

指人君也。家之本在己。故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國而曰治者。主乎政。家而曰齊者。主乎禮。之二者。恒言也。不必泥其義矣。身而曰脩。如脩文德。脩道。修辭。皆謂成而可用也。禮樂得於身。謂之德。身脩之謂也。心而曰正。謂其一於禮也。欲脩己必以禮。苟行禮而心不安焉。則德不可得而成焉。故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意者好惡也。好善之心。由中而出。不假勉強。意誠之謂也。苟不如是。則心與禮違。故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致者使之至也。至者生也。知者德慧術知也。非世人所謂知也。德慧術知。



生而後知仁之可尚焉。孝弟之爲至善焉。舉天下之物莫以尚焉。好善之所以誠也。故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格者來也。至也。有所感以來之之謂也。它如格于上下。格于皇天。王假有廟。皆感格意。七旬有苗格。有恥且格。鳳凰降。龜龍假。皆有所感以來之也。格君心之非。有所感動以正之也。它如格。汝舜。格于文祖。迺止訓來訓至耳。物者如上解。先王之教之物也。段如射五物曰和。曰容。曰主皮。曰和頌。曰興舞。力之久。習之熟。而後所謂和者至焉。容者至焉。主皮和頌興舞者皆至焉。至焉而後其

所見自別矣。是謂之德慧術知。六藝皆爾。故曰致知在格物。是格物者。古聖人竭其心力。知巧之所建。大學之始教也。故此篇特言之。而它書不見。獨緇衣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物者。先王之法言。君子守之。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謂不敢擅以其意造言也。蓋自古有先王之法言。猶天地有物。故謂之物。然非力行之。則不能有諸其身。唯行有以格之。謂來爲我有也。亦與此篇之義相通耳。鄭玄亦以爲來物之義。迺先世諸儒相傳之說。至於以來災祥。則不獲其說。妄爲之解者。不可從。



矣。天下而曰平者。所謂強不犯弱。衆不暴寡。雖有  
強弱。衆寡。猶亡之。辟諸地。無有嶮岨。坦坦然。故謂  
之平。孝弟成俗。自然若此。而後君德之爲孝弟。不  
可得而掩焉。故上曰明明德於天下。而下曰天下  
平也。上章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而苟非德有諸  
身。則亦莫有所明之。欲德有諸身。則莫若學焉。爲  
學之方。始格物。德之基也。故此章自明明德於天  
下。逆推以至於格物而止焉。致知誠意正心。皆非  
爲學之方也。特以言脩身之所以始格物之由焉。  
乎爾。故唯格物而曰在。而又自物格順說。以至天

下平而止焉。以明其爲自然之勢也。古人之措辭。  
可謂精密已。朱熹不知之。迺以八者皆爲學之方。  
果其言之是乎。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豈足爲脩  
身之方乎。且雖朱熹。不能岐格物與致知二之。則  
亦唯七條目耳。至於訓致爲極。解格物爲窮理。則  
又有大不然者矣。蓋聖人所謂知。非世俗所謂知  
也。故論語曰。知者利仁。擇不處仁焉。得知。朱熹迺  
謂推極吾之知識。無不盡。此世俗所謂一物不知。  
爲恥者也。聖人惡其若斯。故每以好學爲言。而未  
嘗以好知爲誨。可見已。通攷歷世。世俗所稱爲知



者亦衆哉。何其不利仁也。故果朱熹之言是乎。則孔子之言不盡理也。如格物之爲窮理。是文無其義者。可謂牽強已。且窮理見於易。迺以贊聖人作易之言。非學者事矣。蓋洪荒之世。聖人之道未立。伏犧氏方其時。仰觀天文。俯察地之宜。與鳥獸之文。有以窮其理而作易。是其聰明睿知之德爲然。然必歷神農黃帝帝嚳顓頊。以至於堯舜。數千載之久。數十聖人之心力智巧。而後道立焉者。若是其艱哉。而乃俾學者以己心求諸事物之理。以爲道。則亦不自揣之甚已。故古之學者。必遵先王詩

書禮樂之教。服習之熟。自然有以致其知。是之謂物格而知至。舍先王之教。而不由。獨欲以己心窮彼事物之理。亦可謂妄矣哉。其究必陷於佛氏而後已。何則。佛生於西域。無聖人之邦。而獨用其知以窮理者也。吁。孔子沒而千有餘載。生聖人之邦者。尚不識是義矣。悲夫。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下句絕。鄭玄是矣。朱熹連下讀。不識古文辭。不可從矣。壹者。如荀子儒效篇。百王之道。一是矣。三年問。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是者。指始格



物自天子至於庶人。凡學皆由格物始。故曰壹是。何則。格物德之基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脩身。成其德爲本故也。非徒以身爲本矣。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下文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蓋古有是義。鄉飲酒。義曰。祭薦祭酒。敬禮也。啻肺嘗禮也。啻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

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此古禮之於飲食。取義於財。養老鄉飲酒。皆以飲食行禮者也。故本亂者。謂德不立也。德不立。則禮弗理。故曰亂。末治者。謂醴養老之珍具也。人君無孝弟之德。則養老之禮爲虛文矣。故酒醴不旨。寒熱不節。雖有八珍。不能適老者之口。故曰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指吾老也。其所薄者。指國人之老也。人君無孝弟之德。不能致孝養於其父母。則其於國人之老也。親愛之不至。何以能厚於養老之具哉。然則養老之禮。非所以明其德也。適足以明其不德也。此皆言



大學解  
人君不可不脩身以成德也。朱熹以本為身，以所厚為家，其義可通，而非此章意。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文皆言德之為本，能知德之為本而務焉，可謂知本也。知之至者，知之盡也。與上文知至語勢自別。如郊特牲曰：仁之至，義之盡也。蓋世俗之見，以知本為未足矣。故又贊嘆之，而謂知本者之為至也。深味之，亦孔子知者利仁之意，非孔門之徒烏能及之哉。朱熹以為有缺文，淺矣哉。  
右第二章言明明德者之不可不務德也。

所謂誠其意者

此問也。下文為答也。諸章放此。古養老有語。蓋師生問答以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漢六朝至于隋唐時，釋奠有講學之禮，立執經執講執讀之官。執讀釋經執講發問執經答之，古之遺也。後世有侍講侍讀之官，亦本諸宋儒失古義，迺以釋經為講，其禮遂隱矣。按此章以下，亦古時講論之言，以問答明之。故每章首句皆不可連下讀。  
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毋無通。朱熹以誠意爲爲學之方。故曰禁止辭。不可從矣。欺謾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者。謂好善有誠也。意誠之謂也。蓋好色可好。惡色可惡。然惡惡色。不如好好色之誠。好臭可好。惡臭可惡。然好好臭。不如惡惡臭之誠。故好色而曰好。惡臭而曰惡。皆以辟好善之誠也。自謙。蓋古語。故曰此之謂也。謙。鄭玄讀爲慊。謙慊義同。自謙者。謂欲然自視。不以爲足也。朱熹以爲厭足之義。而濟其說。非矣。夫以不善爲善。欺人者也。養老之禮。人孰謂不善乎。祇其不老。吾老而老人之老。誠心之不易致也。亦

自知我誠心之薄焉。故行此禮者。雖心不好之。而勉強好之。以欲我之有和氣。婉容也。是行此禮者之所必不免焉。是之謂自欺。是其好與不好。在己者也。故心不好之。而勉強好之者。自欺之謂也。無自欺之事者。必由好善之有誠。故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也。是能欲然自視者也。故曰此之謂自謙也。慎獨。見中庸禮器及荀子不苟篇。荀子之言曰。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此言苟欲好善之有誠。則不可襲取於行禮之日。而在求諸己也。慎云者。謂在己



者之不可忽也。獨者指己而言也。非謂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務德之謂也。朱熹以誠意為為學之方。意為意念。而必欲就意念施其功。殊不知以心治心。猶如以目視目。理所必不能也。故孔子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因上文自欺之言。又言欺人之無益。以勉學也。蓋自欺者終必至於欺人。故推極而言之。厭。鄭玄讀為厭。閉藏貌。誠於中。形於外。古語。朱熹不知誠意之誠為虛字。謬以為為學之方。至是殆不可通矣。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因上文誠於中。形於外。而言大學行禮之際。其自欺也。雖微乎。眾能知之。則欲明明德。適以揚其不德矣。豈不可嚴憚乎。富潤屋。以下三句。鄭玄曰。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是矣。朱熹疑廣下無則不識古文辭。不可從矣。富在內。而望其屋。真為內有德。則見於面。益於背。心廣則體胖。德之不可不



務也如此故君子必格物致知以誠其意

右第三章承上章而言知本者之必務德也以

勉學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承上務德而言德必以學成之也。詩衛風淇澳篇序謂美武公也。此自序者之說。蓋古說詩者皆

以其意言之。初無定義。詩之道也。序者因國語有睿聖之稱。云爾。然烏知其非美康叔也。又烏知其非美文武成康也。列國而必不美文武成康。是文武之德化狹哉。且此篇主前王。故此所引。以為美文武成康可矣。淇水名。在衛地。澳隈也。水隈草木易生也。菉詩作綠。毛解為王芻也。竹。毛解扁竹。朱熹解綠竹為竹。綠其色也。徵諸淇衛。箛箛淇衛之箭。下淇園之竹。以為捷。朱熹為勝。猗猗。美盛貌。但叶韻音阿者。不知古韻非矣。有斐君子者。君子有斐然之德也。斐。文貌。古者禮樂得於身。謂之德。故



大學解  
美德之盛必以文稱之。爾雅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毛因之。然下文明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爾雅亦載之。則此爲定訓矣。攷諸它書。管子弟子職曰相切相磋。孔安國曰群居相切磋。是切亦謂切剉。與磋同義。朱熹刀鋸之解非矣。如雕琢追琢。何止椎鑿。朱熹自濟其八條目之說耳。道學多訓道爲言。然中庸有道問學。則道當去聲。廼導於學之謂也。管子孔安國皆以切磋爲朋友相問難。廼學之道。以此導之。故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學記

曰相觀而善之謂摩。是琢磨屬德行。故曰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毛矜莊貌。憫毛寬大也。陸謂武貌。此因此詩美武公云爾。朱熹因謂武毅貌。其意以爲持敬之勇焉。是其家言不可從矣。凡古書言武皆以其有武功。武公必有武事故以爲謚。今以爲持敬之義。可謂強矣。荀子榮辱篇曰陋者俄且憫也。是寬大與陋反。可徵已。赫赫然明也。喧陸或作宣。毛義同之。誼又作諼。忘也。蓋詩人不忘文武之德。乃因覩淇上之竹以思之耳。恂者恂恂然似不能言者。恭之至也。鄭玄讀如嚴峻之峻。非矣。慄亦



大學解  
二十一  
恐懼敬之至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謂之儀。恭敬之至。威儀之美者也。恂慄與威儀本  
非二物。互文言之耳。矜莊而寬大。迺其德之宣著  
赫赫者也。朱熹以表裡內外爲說。殊不知古人  
贊德多以見於外者言之也。先王學以成德。德之  
盛赫著於威儀之間。所以謂之至善者。本於學也。  
民是以不能忘其德。苟非至善。終亦忘之耳。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篇。於戲嘆辭。前王。謂文武。其賢謂前

王所賢用之人。其親謂其孫子。前王之德本於學  
至善矣。故其所賢親人亦賢親之也。昇平之樂。百  
世之利。皆前王所爲。故皆其之民則懷之。沒世者  
民之終身也。儒行篇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苟  
子勸學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矣。末卽沒  
也。人或以爲前王沒後者。非矣。此因上文不可諠  
之言。反覆言之。益見學以成德之爲至善也。夫大  
學孝弟之教。因心以爲化。故德之成。于己者易。而  
入于民者深矣。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



峻德皆自明也。

克能也。康誥曰：文王克明德慎罰，而慎罰非此所用。故斷句引之。大音泰。顧念也。謾審也。鄭玄訓正。朱熹訓是。非矣。明命，顯命也。莫非天命而為天子治天下。此顯然著明。民所具瞻，故謂之明命。伊尹教大甲而稱湯能念天子之位，天之所命，以審所以欽奉之。是人君明其德之本也。峻書作俊。古字通。謂舉用俊傑有德之人也。文王之明德，湯之奉天命。堯之舉用俊德，皆非己有德所不能，故曰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湯之盤者，殷湯廟祭器。祭統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苟，即敬字。誤脫偏旁也。詩贊湯德而曰：聖敬日躋。日新者，日躋也。日日新，又日新，重言而咏歎之。古辭皆爾。朱熹謂湯自銘其洗浴之盤，以自儆，乃本諸大戴禮武王諸銘是或然矣。然易曰：日新謂之盛德，非湯自為者，審也，不可從矣。康誥周公既建洛邑，而俾康



叔往治而誥焉者。是革命時事。革正朔。作制度。以此洗其舊染汚俗。故康誥。邑而曰作新。大邑民而曰作新民。作如作人之作。洗其舊俗以新之。如新造是民。然朱熹謂民有自新之機者。可謂強矣。不可從焉。引大雅文王詩。言新受命為天子也。觀於孟子勸滕文公為王者師。而引此詩。亦革命事。可見古人所引用。必不失其義也。用。遵用也。極者。謂禮也是先王所建。俛天下後世執而守之。故曰極。鄭玄訓盡。朱熹謂至善。皆非矣。蓋養老。昉於堯舜。而其禮。迺革命之君所定。革命莫先湯焉。故首引

湯次及文周而言斯禮。乃先王盛德所建。以新其民。受天命者。是以後世君子無所不遵用之。亦以明斯禮之為至善也。

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邦畿者。距王都。東西南北各五百里之地。俗美而物豐也。緡。詩作綿。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民之止于邦畿。黃鳥之止于丘隅。皆知其為至善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謂其必止也。言人君以孝弟之德示之。則民必以為至善而不復它求也。舊註。



此解止。此解知止。割裂瑣瑣。大不識古文辭。不可從矣。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穆穆。深遠之意。謂聖人之德不可得而測也。曲禮曰。天子穆穆。故亦以謂文王有天子之德也。於音烏。歎美辭。緝熙。繼明也。易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大人指文王。凡易象曰先王者。指湯武。曰后者。指禹。曰君子者。通於上下。文王未正。

王位。故以大人稱之。繼者。繼乎絕也。必以兩作為義。是商王在上。而文王以人臣明其明德。以繼商王之明不及者。故曰緝熙。彖曰。重明以麗乎正。益明兩作。易至於不正也。後世多以繼明為太子事。亦為得其義。敬止者。止於敬也。在詩止為語辭。此引以取義。古讀詩者之無定義也。文王有天子之德而止於敬。以繼明故也。故為人君以下。其言文王之德莫不備。而亦以見先王之道莫不備。所以其為至善也。朱熹昧乎古言。不識繼字。其解皆不可從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嘉和乎古言不端辭字其神言不阿士之以聽訟稱能貴才智也吾猶人也者非吾所長也言聖人之不貴末也必欲見聖人之能則俾民無訟是聖人之所長也孝弟化行民興禮讓所以無訟也聖人之貴本者如此矣情者訟者之情也如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及軍情等言其義可見鄭玄朱熹以無情爲虛誕大失字義不可從矣盡辭者盡之其訟辭也辭謂兩造之辭鄭玄朱熹以爲言語亦大失字義不可從矣凡聽訟者必觀其兩造之辭以求訟者之情而決之然亦有辭不可見其情者是謂無情者也是不可以其辭盡其情矣故曰不得盡其辭此有才智者之所以不能用其才智故也大畏民志者民志可畏也如匹夫不可奪志之志氓之蚩蚩其志亦甚可畏故苟不得其情則不敢輕決之此聖人所以必務本也鄭玄朱熹以畏服民心爲義則失志字義矣且此義也聖人之道所無乃衛鞅李斯之所道其禍有不可得而言者不可從矣

此謂知本



此章之旨。時乎言至善。時乎言明德。若無倫次。然所謂至善。則謂務德之爲至善也。故其旨終歸乎知本。右第四章言前王之務德。而明知本之爲知之。至以申第二章之義。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

此亦問也。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

### 正其心

此以行禮時言之。身者己也。身有所忿懣者。己素有所忿懣之事也。恐懼好樂憂患皆爾。不得其正者。心不在其所行之禮也。心不在焉者。心在彼而不在所行之禮也。養老之禮。有省醴。養老之珍之事。故曰食而不知其味。皆借言心有所挾。則禮有所失。以明內外扞格者之非德也。禮以制心。古之訓也。而其事已在格物之時。程頤迺改身作心。以正心爲爲學之方。是析身心爲二。浮屠之見也。不可從矣。近歲又有因程朱之說。以疑此章之旨似



佛老者。夫此章之旨。理之所有。事之所有。乃以其言之似佛老之說。而諱焉。則亦懲羹吹整類哉。祇以心治心。聖人之教。所無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言操之者。不能久也。操者必舍。非久之道矣。故古曰。以禮制心。

右第五章言不務德之失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

此亦問也。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焉。

人者。凡人也。之適也。不反也。辟譬同喻也。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者。人家自有此五種之人也。父母妻子。其所親愛也。庶孽奴婢。其所賤而又或有可惡者也。尊長。其所畏敬也。寡婦孤兒。其所哀矜也。敖惰。或疑其為凶德。然曲禮曰。敖不可長。未嘗謂其可無也。故不恭。惰不勤。宗族之齒。卑而屬疎者。待之不必恭。而不勤送迎。亦理之常耳。君子之道。能近取譬。仁之方也。凡人則不然。但就其人以比方焉。而曰某善某不善。不復反諸己。徒責人。



大學解  
而不脩其身。是家所以不齊也。中庸曰：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故自此以下多言恕也。大氏曰：仁曰恕。曰孝弟。君子之道一以貫之。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不待勉強，是盛德之事。故曰：天下鮮矣。盛德之事，人所不及。故學者必貴反身而近譬。引諺者，言常人之情以勉之。惡碩叶韻。諺語體爾。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此章反言，故亦反結。

右第六章言修身爲本。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此亦問也。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不脩則其家不可教。承上章以言之。亦首章以脩身爲本意。大學之禮，老人之老者也。必先老吾老，而後德明於國不爾。雖養老以教孝弟，然其教



徒爲虛文而教不成。故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所以勉明明德之實有其德也。大學之禮兼養老幼。故必以孝弟慈言之。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大學之禮。老人之老。其患在不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爲人君止於仁。故曰如保赤子。或謂特言慈者非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大學之禮。孝弟教仁。又有貴德賤財之義。所以教讓也。故以仁讓言之。興者。仁讓之俗勃勃然興盛也。言家而本諸一人。亦脩身爲本意。貪讓之反。戾仁之反。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蓋古語。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承一人定國而言。率者。以身教也。民從之者。從之而爲仁爲暴也。大學之禮。教民孝弟。其患在心不



誠好之。故以反所好言之。藏乎身者。德也。恕。即申第六章之義。大學之禮。主喻人。故曰。能喻諸人。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言之既畢。又三引詩以咏嘆之。有不盡之意。治國必自閨門始。關雎。鵲巢。風之始也。宜家人。而兄弟。而必本諸其儀不忒。亦脩身為本意。脩身以儀言。

大學之禮。躬行孝弟之道。為萬民儀表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者。謂其儀不忒也。

右第七章。言欲治國者。先齊其家。亦以脩身為本。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此亦問也。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長長恤孤。即上章孝弟慈也。祇上章主人君齊家者言之。此章主養老禮言之。養老禮施諸國。



措辭自別。朱熹曰：所謂家齊而國治也，非矣。民不倍，鄭玄不相倍棄也。倍，背同。絜，矩。鄭玄訓絜猶結也。絜也。矩，法也。朱熹解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未知孰是。按絜，矩。它書所無。唯此篇特言之。而下文又特解之。是必大學之禮有此事。今不可得而考矣。鄭朱止據字生解。其義雖通。皆強爲之解者已。因按戴記深衣篇曰：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五之動。

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以此觀之，絜矩蓋古之法言。本諸深衣之制歟。曲袷卽方領。古又有絜領之言。則鄭玄訓絜豈絜絜古字通用。深衣五法，獨曲袷處中。故以語恕之道也。大學之禮，老人之老，長人之長，恤人之孤，是恕也。亦脩身爲本意。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是絜矩之解也。濼衣之制。曲袷處中。上長則下短。

長下則短上。前後左右皆爾。而有一於此。則矩不

成矣。是其所以取義邪。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只民樂之也。民之父母。即為人君止於仁。民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即能絜矩之道者。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

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節。截通。截然。高大貌。南山。終南山。師尹。周大師尹

氏。蓋尹吉甫之後。世為卿士。春秋譏焉。具。俱也。終

南之山。在周都之南。民所具瞻。以比尹氏。辟。僻。同。

謂好惡在己而不在民。即不能絜矩者。僂。戮。同。辱

也。謂惡名播於天下。乃明明德之反。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師衆。謂民也。配上帝。謂天子崩後。祀諸明

堂。以帝配。天子禮也。言殷昔為天子。尊比上帝。及

其失民。乃失其位。儀。宜通。言周王亦宜以殷王為



監戒也。峻大也。大命者。謂受天命爲天子也。不易  
謂難保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所以得  
衆也。僻。所以失衆也。結上兩節。以天命言之。卽第  
四章引太甲意。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  
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慎之所先在德也。卽慎獨  
也。本德者。一篇主意。人者。賢人。凡諸書言有人者  
皆爾。朱熹解謂得衆非矣。中庸曰。取人以身。故曰  
有德此有人。財者。謂穀食也。用者。謂幣賄也。人君

用小人者。多爲苦用不給故也。故用賢人與務財  
用。相爲消長。古今通情也。故大學之禮。亦有貴德  
賤財之義。其養三老五更者。亦高年有德之人也。  
賤財之義。見第二章解下文所言唯此一義耳。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  
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  
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  
之。不善則失之矣。

本德末財。養老飲食之禮。皆取義于此。外本內末  
亦必有其義矣。爭民施奪。或有缺悞。引康誥結上



文。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善謂善人。不善謂不善人。下文皆爾。得與失。皆謂財也。此篇言天命。凡三致意。先王之道然。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語王孫圉之言類此。而文大殊矣。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亡。謂喪位也。檀弓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

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朱熹解仁愛也。非矣。仁謂仁人。親謂親戚。此二節。皆言貴賢人而不貴財用。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書作介。它書如一介之士。一介之使。皆謂其微。



大學解 三十一  
也。人君所以不識賢人者，多喜才諂而以為賢矣。賢人則以其無技能微之，故以一介發言而使其不忽微也。斷斷誠一貌，休休言其善也。能容人而曰如有容焉，形容其量之大之辭。彥美士聖，謂有道術也。自其口出者，口譽之也。言不啻口譽之心實善之也。子孫句絕尚庶幾也。利利賴也。黎民亦有所利賴其德也。俛不通，鄭玄解拂戾賢人使功不通於君也。曰者，語辭。此言大臣之賢不賢，而以容人與不容人辨之。天下之至言也。唐虞三代之盛，獻艾滿朝，此特言大臣者。蓋大臣得其人則君

子進矣。不得其人則小人進矣。故大臣得人為其本。故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古之道也。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仁人，以人君言之，所謂為人君止於仁也。下三節皆爾。放流之者，放流上所謂媚疾之人也。逆屏，同。即舜竄四凶事。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古語也。即上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其重



者。益仁人之所惡。迺以其害賢毒民故惡之。非唯惡其惡而已矣。後儒不知之。以惡惡爲仁人之心。其害有不可勝道者矣。學者其察諸。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玄讀爲慢。程頤云。當作怠。皆通。鄭玄以先爲先己是矣。古所謂知人者。謂知而用之也。知而不用。何足以爲知。然人迺不能思焉。故此詳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朱熹謂此不仁之甚者。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亦古語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此言得人有大道。以結上文。大道云者。人多以察察之明而求知人。是小道也。章內凡三言得失。初言得衆。次言得財。此言得人。蓋治國之道。得人爲先。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得人則民心可得。財用不乏。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大學解  
三十  
人君用小人。皆由苦財用不足。故承上言得賢之道。而此言生財之道也。大道云者。殊夫小人生財之道也。呂大臨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仁不仁。皆以人君言之。得賢得財之道。皆歸人君之仁。卽德者本也。意發興也。仁者君之道也。義者

臣之道也。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故臣下好義。則能理財。故言財必以義也。其事不終者。無成功也。府庫財非其財者。悖出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乘車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不察於雞豚。不畜牛羊。不畜聚斂之臣。皆不與民爭利之事。所謂義也。



大學解  
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益古語。又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千古之名言。唯古義之昧于世也。人皆以聚斂之臣爲忠。盜臣爲不忠。悲哉。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故長國家者。本豈有務財用之心哉。其務焉者。必自小人導之也。彼爲善之。鄭玄曰。彼君也。言君用小人者。其心謂小人善治國家也。小人之使爲國家者。使小人爲國

家也。上唯言以義理財。而此廼言不以義之不利也。所以深明義之爲利也。自生財有大道至此。皆申上文財者末也。意反覆丁寧之意切矣。

右第八章言治國平天下之道。初以絜矩。次以得人。終以散財。而不出於本德之義。



大學解  
 致之曰寧有盜臣于古之  
 也人皆以聚斂之臣為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有小人  
 使為國家自善並  
 國不計以聚斂之臣為本國之義

古者八章言此國平天下之道  
 申止文相若本也意又  
 也而以為即善之為保也自  
 來也

七十二



